

















目 录

上篇	(1)
炮火——烧焦春天的画布	
第一章	(2)
春寒料峭，中国边防军雪夜潜伏。	
苏军首先开枪，陈绍光血洒珍宝岛。	
第二章	(8)
陈绍光生前保国为民，冲着枪口走过去。	
瘸腿上尉尸横岛上。	
于庆阳生命不息，冲锋下止。	
第三章	(17)
珍宝岛上战火又燃。	
苏军坦克越江被炸。	
战士杨林炮位献身。	
第四章	(26)
上校里昂诺夫化为灰烬。	
英雄孙征民壮烈殉国。	
珍宝岛未曾陷落。	
中篇	(33)
刀枪——割裂流金的山河	
第五章	(34)
山海作证：三条江自古属中国。	

马刀饮血，波雅科夫入侵吃人。

第六章 (44)

沙皇米哈伊梦想拥抱太阳。

中国领土闯进一伙强盗。

头人托尔加面对燃烧的城堡取刀自尽。

第七章 (63)

哈巴罗夫攻陷托尔加城

托尔加首长取刀自尽。

阿枪人来寻仇，被杀死一百一十七人。

第八章 (71)

乌札拉村中，中国军队首次攻入敌营。

秋天，一群哗变者沿江抢劫。

哈巴罗夫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第九章 (80)

斯捷潘诺夫升任总头目。

呼玛尔河筑寨坚守，中国军队功亏一篑。

沙俄对中国的第一次远征血淋淋地写进史册。

第十章 (87)

一群冒险家在发财欲望的诱惑下接踵而来。

基连河上，督军奥布霍夫一时风流命染黄泉。

强盗头子切尔尼果夫斯基杀人放火，逃之夭夭。

第十一章 (95)

阿尔巴津废墟上耸起一座城堡。

统领托尔布津与匪勾结，坐地分赃。

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诺维奇奖赏杀人犯。

第十二章 (105)

切尔尼果夫斯基用计斗败伏耶科夫督军。

米洛瓦洛夫要夺取中国的瑷珲城。

德米特里狂妄出征，刀下做鬼。

第十三章..... (117)

二十个中国猎人被活活烧死。

弗罗洛夫远征阿姆贡河，败走雅库次克。

强盗头子切尔尼果夫斯基命丧甘河。

第十四章..... (130)

康熙皇帝巡察盛京，先礼后兵。

中俄之战拉开序幕。

托尔布津不理中国的最后通牒，首先开炮。

第十五章..... (144)

炮弹，炸乱清军的阵脚。

亚什布赫想捡便宜，城外授首。

托尔布津偷袭遇伏，举城投降。

第十六章..... (153)

温子霞投俄，国人蒙耻。

倍勒儿热血一腔，尽洒河上。

清军二次攻打雅克萨。

第十七章..... (169)

康熙皇帝想往和平，诏示谈判宗旨。

中国使节被阻克鲁伦河，中途返京。

戈洛文坐收渔利，喀尔喀人惨遭杀戮。

第十八章..... (181)

康熙皇帝坐失良机，俄人入主贝加尔湖。

中国使节团二次出使，双方各执一说。

中俄首轮边界谈判有因无果。

第十九章..... (195)

耶稣会士暗中告密，出卖良心。

一杯奶茶，换取中国大片领土。

《中俄尼布楚条约》正式签定。	
第二十章	(214)
《尼布楚条约》被野心撕毁。	
穆拉维约夫演说占领黑龙江之理由。	
“阿穆尔问题特别委员会”成立。	
第二十一章	(228)
伊斯开河湾上，俄人建起“彼得冬营”。	
涅维尔斯科依荣升少将。	
太平洋上风高浪急，挡不住侵略者的脚步。	
第二十二章	(243)
俄船启航，船队闯过瑷珲城。	
咸丰皇帝要反击，却令“勿启衅端”。	
穆拉维约夫二次航行黑龙江。	
第二十三章	(258)
瑷珲城内，软骨头奕山签订卖国条约。	
海兰泡被改名“报喜城”。	
马克思、恩格斯怒斥“小丑”。	
第二十四章	(273)
奕山收到俄人贿礼，穆拉维约夫勘探乌苏里江。	
俄军全线出击，恫吓中国。	
英法联军炮击北塘，中国领土被炮舰割裂。	
第二十五章	(290)
俄国强占旅顺口，穆拉维约夫一命呜呼。	
慈禧太后向侵略者投送“媚眼”。	
鲜血，再次染红黑龙江。	
第二十六章	(301)
俄军杀过黑龙江，都统风翔壮烈殉国。	
清军失城陷地，一败再败。	

东方，伟大的巨人站立起来。

下篇 (326)

友谊——在人民心中洒满。

第二十七章 (327)

(一)

毛泽东主席首次访苏。

回国之际，苏联人民依依不舍。

周总理在《中苏友好互助条约》上签字。

(二)

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

莫斯科撕毁协议。

中国炮击金门，美国欲对中国动武。

(三)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勃列日涅夫要对中国实施核突袭。

九十年代世界和平有望。

(四)

黑龙江两岸，边贸兴隆。

乌苏里江上，苏联边防军向中国渔民问好。

(五)

联合测界，珍宝岛属中国。

守岛战士甘愿奉献，珍宝岛上草木生春。

俄罗斯边防军向中国平民微笑。

后记 (341)

上 篇

炮火—— 烧焦春天的画布

引 言

春天——生命的律动。那欢快的清波，那朗润的山坡，草长莺飞，轻风扶柳，燕雀声里，人在画中……

那是一幅怎样的图画？清逸绝尘，不失其壮美，刚柔生姿，不失其神韵。此正所谓“满阶杨柳绿丝烟，画出清明二月天。”（唐·韦庄《鄜州寒食城外醉吟》）。春天，你是躁动在母腹中的婴儿、是天真喜人的娃娃、是芳姿迷人的姑娘……

谁不说：春天，就是生命的象征，是希望的起点。然而，有一年，那春天却跟希望无缘。硝烟，弥漫了春天的画布；鲜血，洇湿了冰冻的黑土。历史不会忘记，乌苏里江不会忘记，中苏两国人民更不会忘记——一九六九年的三月。

那是一个令人沮丧、失望和惊恐的春天。

那是一个令人痛苦、流血和寒冷的春天。

第一章

春寒料峭，
中国边防军雪夜潜伏。
苏军首先开枪，
陈绍光血洒珍宝岛。

北方多雪，夏短冬长。已经三月了，若在江南，正是花红柳绿时。可在东北，却仍然是风刀霜剑，冰覆雪盖的寒春。入夜，珍宝岛上雪雾茫茫，气温已降到零下三十五度。陈绍光蹲在雪坑中，狠命地蠕动着脚趾。半边身子早被西北风冻麻了，脑袋也嗡嗡直响。他在心里不住地提醒自己：“千万不能睡，敌人要来了。”

他抬起头，使劲地眨掉结在睫毛上的霜花，向四周探望：陆军133师侦察科长马宪则、合江军分区付司令员曹建华、侦察参谋申永富三人组成的前线指挥小组就潜伏在自己身后。他们除头偶尔动一下外，埋在雪中的身子一动不动。侦察分队已全部隐蔽在这片林地里，每个战士身上都披着白色的斗篷。呼呼刮来的雪粉，几乎把人整个埋了起来。如果不是走到跟前仔细看，一般人绝不会想到，这里还埋着这么多热血之躯。“真都是些铁汉子。”陈绍光在心里默默地说。离自己十几米远的新战士小刘，好半天没动静了，是不是睡觉了？别冻坏了。他抓起身边的雪，捏成雪团掷了过去。

“付连长，我没睡。”小刘压低声音，哑着嗓子说。

“注意观察！”陈绍光不再担心了。一股寒风灌进他的脖梗，他

打个冷战，急忙拿出临出发前，连里发给每个战士的一小瓶“老白干”灌了一口。

从二月六日到二十五日，苏联边防军多次越过乌苏里江主航道，到位于中国一侧的珍宝岛上来。他们手持大棒，带着狼狗，堵截、殴打我边防巡逻队。战士们严守上级命令，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与苏联边防军展开说理斗争。

忍让与克制是一种美德，但有时被人认为是软弱可欺，苏联边防军见中国军人一再忍让，就肆无忌惮地逼上来，大打出手。

为了防止事态扩大，侦察分队和珍宝岛地区边防分队奉命停止到岛上巡逻。谁知，就在两天前，苏联电台和报刊宣称：“中国军队已撤出达曼斯基岛。这足已证明：达曼斯基岛是苏联领土。”并郑重其事地宣布：“假如中国军队再敢到岛上去，苏联边防军就将毫不留情地予以火力解决。”

“好个老毛子，欺人太甚。”陈绍光气得两眼冒火，几步跑到侦察科长马宪则跟前，坚决要求上岛巡逻。

恰在这时，前线指挥小组接到上级命令：“从二月二十九日起恢复和加强在珍宝岛上的巡逻。”

为防意外，巡逻队分两批轮流上岛。夜里，陈绍光带领自己的侦察分队随同前线指挥小组一起，担任潜伏侦察任务，随时探明情况。白天，边防站长孙玉国带领自己的边防小队，到岛上担任巡逻和警戒任务，阻止苏军的无理侵犯。

一口酒下肚，陈绍光心里热辣辣的。不知啥时，东方露出了鱼肚白，天将破晓，也是一天中最冷的时候，当地老百姓管这段时间叫“鬼呲牙”。意思是说，到了这时候，就是鬼也被冻得呲牙咧嘴。

陈绍光只觉得牙巴骨冰凉，他长长地喘了口气。一团白雾立刻化为无数蟒蛇，在他眼前舞散了。乌苏里江静静地躺着，如银的冰面，泛着熹微的青光。岛上的小树，挂满霜花，低垂的枝条，如同玉色的飘带，丝丝缕缕地微摆着，闲逸着。

“要是老毛子不来捣乱该多好，今天他们还能不能来呢？”陈绍光心里说。

突然，对面江岸隐隐传来了马达声。一会儿，透过雾昭昭的灌木丛，一隐一现地看见苏军两辆装甲车，一辆军用卡车和一辆战地指挥车，向珍宝岛方向威威实实地开过来。恰巧，孙玉国带的边防巡逻队从岛的西端上来了。看见苏军这架式，他略一迟疑，立刻命令排长武永高和班长周登国带第二小组走西面，自己带第一小组迎着苏军装甲车顶了上去。

冰面在颤抖，空气在轰鸣，装甲车呼啸着越过乌苏里江主航道，驶上珍宝岛东侧。车上的苏军，头戴钢盔，怀抱冲锋枪，一片杀气。见中国巡逻队雄赳赳地迎着走过来，装甲车立即停住。车上百余名苏军，忽啦啦地跳到雪地上，摆开战斗队形，分成两路，向中国巡逻队迂回过来。

孙玉国立刻明白了：“敌人企图分割包围我们。”他沉着地传令：“注意，原地散开，向岛西撤，准备自卫。”

苏联边防军一见中国巡逻队又撤了，便放心大胆地紧追不舍。孙玉国和战士们已撤到岛边上了，再往后就要离开岛子，站到西岸的江面上了。他们大声抗议苏军侵犯我国领土的挑衅行为，可没用。苏军端着冲锋枪一直往前冲，几个战士忍无可忍，愤恨地从肩上摘下枪，针锋相对地端起来对准了苏军，也就在这时——1969年三月二日九时十七分，在这个罪恶的时间里，一个险些引发一场核大战的事件发生了。

“哒哒……”一排子弹，带着刺耳的尖叫齐刷刷地飞过来，立刻，我方巡逻队里，五六名战士倒在血泊中。孙玉国急忙趴在雪地上，看到牺牲的战友，周身热血象要冲破血管爆烈开来，心如刀绞般的疼。苏军连续射击，打得巡逻队紧贴在雪地上，抬不起头来。

陈绍光急得心直蹦：“再不还击，孙玉国小队就让人家全包圆了圆”刚想到这儿，只见马科长一跃而起，抬手一枪，把一个向前跃